



韻語陽秋三卷

丹陽葛立方常之

韻語陽秋

卷三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  
 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  
 天必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  
 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  
 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  
 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綉花草  
 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

更

壁一作碧

云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  
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珪詩云藻翰唯牽率  
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  
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  
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  
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  
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  
李之所得在雅社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

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  
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  
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  
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携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  
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  
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  
歎可見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洎愈教  
島為文遂弃浮屠李舉進士撫言載島初赴名場  
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

吏部呵唱而不覺泊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犯麟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

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簦箬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蓑漸漚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熊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

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望山可歲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託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託訴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怵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浩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

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綬之苦不能易雕  
章續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着  
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為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  
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  
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壓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窰我  
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縷擺不  
落筆頭驚恠黏秋雲我聞吳中須容水墨有高價  
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雙繡直道難掉首空歸不

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  
精文選理休覓絲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  
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欽重分別  
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禱杌  
載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  
免學沈謝朝風弄月汚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  
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  
里門遇盜薨於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

得為朝廷耻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得張晏者王承  
 宗所遣警珣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  
 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  
 安以致於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  
 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  
 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  
 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  
 考夢得為司馬時朝廷欲深濯補郡而元衡執政  
 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  
 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卷之三

五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  
 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  
 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  
 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  
 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文字如手氣以靈齏蟠  
 以螭句奇語上三喻者少諷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  
 尺拽碑倒麓砂夫石相摩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  
 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  
 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  
 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植指一夕卷茄

凌辰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  
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  
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炙世間誰數段文  
昌坡喜而錄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  
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  
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勳烈之盛  
一時無與比有者唯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  
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  
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

四人為聖臣則可謂裴度為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埽渠一  
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  
篇而已

劉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义持韓愈  
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  
是愛金者又載少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  
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諫云烈士或愛金愛金  
不為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為輕薄兇使  
酒殺平人豈义自以為烈士耶



劉義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水  
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  
水柱詩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祖不為九  
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  
寒盡驅牛車盈道載膏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  
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  
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

蓋絺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觀道者出  
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  
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  
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  
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  
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  
持是以論淵明詩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  
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  
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

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踈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温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驎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挑花正發穠李葉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

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

杜牧乃以羽林鎗為比恐

未盡其形

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攬攬羽林鎗大雨行云四

面崩騰王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雞剋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訝其太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  
神為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之余友人  
莫之用其祖散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  
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  
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  
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冰縠  
踏翻菜園底用羊糞屯春雷乳枯腸擊鍾烹鼎莫  
渠愛小笔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  
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區三擣蒲肯作猪奴態虎  
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軍奢丹竈功成無躍

兔玉函方秘錄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帷沆瀣當餐九陽代燭  
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  
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王康琚則云  
華條當圓屋翠葉代綺窓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  
女蘿可代裾劉伶則云日月為肴脯八荒為庭衢  
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蚕到死絲方歇蠟  
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為俚語小  
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

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海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  
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  
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  
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  
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  
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  
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  
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  
兆叶朋從生慶喜智祇周物不用身未免人鑽七  
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嘍耳孫病其製今君此

山作神仙

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

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

時作在盤年作在亂坡曰孺子書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

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璫璣器孫應声云翰苑仙

人錦綉腸坡撫其背曰真璫璣器也異日不凡二

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于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

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

劇之事則祕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

內侍王守澄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上洗

龍

姓同一作富家

得一作遣

手撻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新橋子在  
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脫昭儀不擲盧井邊合水  
噴鷓鴣內中數日多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如此  
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  
詞謂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  
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  
脫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  
得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藥夫人亦有宮  
詞百篇如月頭支給買花錢兩數宮人近數千遇

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曙  
暝  
避  
英  
宗  
諱  
故  
作

韻語陽秋卷第四

丹

陽

葛

立方

常之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漳  
 夏侯審李端皆能詩有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元  
 愛論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  
 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賦雲尺新詩滿帝鄉者送中  
 孚之詩也引水忽驚水蒲欄向田空見石和雲者  
 寄漳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漳  
 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  
 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

峒曉漳之詩也司空亦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  
 楚岫隨鴈到吳州耿湓寄曉云老鑿迷舊疾朽藥  
 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  
 起答苗發龍池詩云習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  
 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  
 迭和莫非佳句蓋早不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  
 篤爾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  
 起曰素為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  
 前起之妬賢徒增愧即端之捷思為可服也  
 古辭云稟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

飛上天稟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  
 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  
 釋之者後人豈能法慨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襖着  
 子故衣然陸龜蒙出以日休間嘗擬之陸云且日思  
 雙履明時願早諧出以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  
 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稟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  
 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  
 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秋枰着盡更無  
 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  
 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  
 編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  
 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  
 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  
 音律而以陌上桑為首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  
 以葬妻子而已無宣王五之德可以調其急三篇言  
 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為子孫積財  
 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  
 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肚我躬不悅懼安能慮死亡  
 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

法而璩為葵長史切諫其如此所謂百一者庶  
 幾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矣卒不悟以及於阨或  
 謂以百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  
 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一終始如一者以士行  
 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  
 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蠮其詩一百  
 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  
 第不過四十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蟠踞在東又曰鴛鴦在梁  
 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



沈休文云偏眠船舫  
邊庾肩吾云載確  
每礙碌

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  
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碌自後用此體  
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謂園衛炫紅蔕湖荇  
畢黃華温庭筠謂後息心象簷楹溢艷陽皆  
微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謂瓊英輕明生竹  
石滴瀝碧皮日休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  
皆微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  
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譁諧之語往  
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街七曜起  
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鍾過竹靜醉客出花  
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闕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  
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  
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  
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  
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  
余讀其詩盡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  
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且之弟也作詩多佳句

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  
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  
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  
亦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鷺而已而徐師川作其  
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  
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黃以處皆心得神解無乃  
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  
生教誦荆公詩即今老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  
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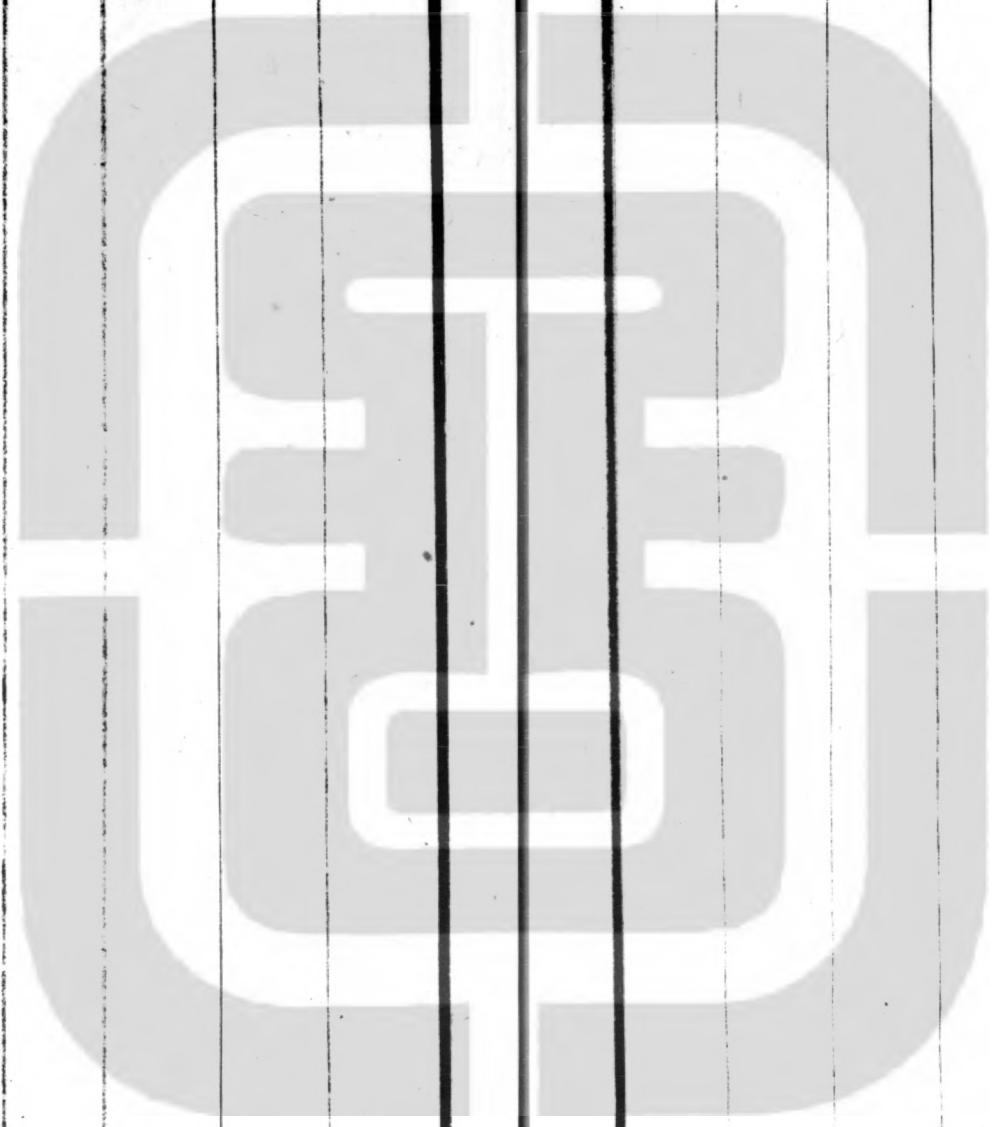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

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  
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  
得其皮骨者鮮矣又况其髓哉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  
島玩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唐竇常牟君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羣客隱  
毗陵因常夏卿屢薦始入仕皆詩人也牟晚從昭  
義盧從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  
故其秋夕閒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  
壞藩籬羣嘗為黔中觀察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

曠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謔而鞏詩  
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作所謂風雨荊州二  
月天問人物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  
南有四千此詩疑羣所作而誤實鞏集中爾常歷  
武陵夔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清明節算  
老重經癸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  
庠詩不見其巡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  
鈞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造句亦可謂秀整矣兄弟中獨羣詩稍低又不得  
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有放魚詩云好去長江千



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  
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  
潮未落蕪葭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  
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  
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軍中橫故韋  
集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  
作里中橫家藏亡命鬼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  
不應后之族敢於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

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焚香掃地而坐與揚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  
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經臺雪花數千點  
片片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  
東坡次王鞏韻云那能發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  
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  
貴冲寂寞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

樂命醺之時不忘於佛事者至今幾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為言謝惠連  
云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  
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飢虛掩  
滋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  
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  
月驅皆佳語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上  
主何物日車劫上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  
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行道為歎非止欲行樂  
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

李正封與韓退之鄆城聯句云

懷舊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慕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宵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又勞思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軼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儼人必於其倫之義蓋



仲宣時為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考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  
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鷺工迸  
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  
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  
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篋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  
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  
按郊為溧陽尉縣有投公山瀨平陵城林薄翦蔚郊  
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造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

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  
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  
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四

韻語陽秋卷第五



卅陽 葛立方 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修楔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  
 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  
 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  
 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  
 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  
 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邾曇華茂度友虞說魏滂  
 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巨備十有五人或四  
 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琨卞迪卓髦羊模孔

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編葦者謝藤王擬呂系呂本  
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  
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死  
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耳  
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  
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淶水濱寒間無漚  
寓目理自陳大笑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  
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温而  
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言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  
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  
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  
蓋謂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即判送坊州貢之  
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悞即  
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予觀屈平  
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晉書  
天文志即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

曹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卽官上應  
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  
錫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  
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  
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  
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夏曝之日中經旬不  
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  
渠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為酒則醋浸  
曹公湯燭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  
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携妓  
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  
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旻與呂  
渭等鑑湖聯句有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  
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  
室臨瀟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  
東山東坡有游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卽謝安東山  
所謂獨携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

勔  
一作緬

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  
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  
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  
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  
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仙自散明月落  
誰家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  
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  
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  
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沒

流星句下又有從我兩  
王子高鴻插脩翎一翫

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  
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  
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  
云茗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  
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  
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  
陽縣亦三里舊名三丘山宋商仲文素有時望自  
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  
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  
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

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  
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  
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  
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  
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鄉因筆墨卑於爾  
雅注魚虫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  
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  
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

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為文者惟務訓釋而不  
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為  
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  
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  
云少年辛苦校魚虫晚歲彫虫耻壯夫自是諸生  
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  
班揚亦引車唯存少陵頑鈍叟靜中吟然白鬢鬢  
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  
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

狀謂為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  
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  
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  
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  
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  
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  
允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  
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  
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  
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  
貴老姦宿賊銷縮摧沮疊疊百餘言皆叙其敬慕  
之意其後實出為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  
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為實所讒  
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同官盡  
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又岳  
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  
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  
揃崖州穢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  
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

曉方藥食必視本草  
年止四十二

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佻文之貶其末云即官清要  
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  
既往宜為懲則知陽山之貶佻文之力而劉柳下  
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譏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  
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晚年止四十二某  
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  
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  
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  
於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為綱及當

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  
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  
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蒸國世與韓氏為仇  
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  
幾而愈卒公神道墓志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  
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  
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  
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  
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初疑



所作疑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一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

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

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  
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  
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  
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  
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  
相哀者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  
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  
之力為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

為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  
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  
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僊製成月團飛上天又  
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  
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  
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  
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  
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已然又云開  
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  
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韻之香勝梅研

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  
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為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  
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  
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  
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外集有愈荅侯生問論語  
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  
合之愈既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  
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  
昶為集賢校理有金根之悞則未必能卒父業所

望者籍湜輩爾籍祭詩曰為文先見草又云公比  
欲為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我  
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  
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  
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  
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  
胷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  
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  
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

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

浹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它題刻甚多徃徃漫滅不可攷寺即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馬好事者徃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

而金章不應用赤紵人皆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表即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勲名傳舊閣韶舞著新衣即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

途窮乃叫閻氣衝且二象去公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思遺鳴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為宰相而在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書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來初以後不稱年號抵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

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久  
 革命絕景窮居正風交俗愛感懦夫箕子云去鄉  
 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  
 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  
 則淵明委身蓬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  
 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百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固  
 也或又咎帝短喪為不切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  
 已損制未常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  
 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

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  
 矣而王荆公詩云輕刑死人衆短喪生者偷仁孝  
 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  
 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五

四

